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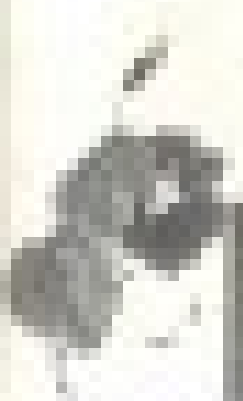
庐 隐

著

【曼丽·象牙戒指】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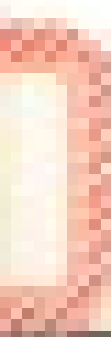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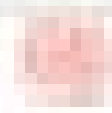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店 隱 •

【星 田 · 象牙戒】

星 田 牙 戒 星 田 牙 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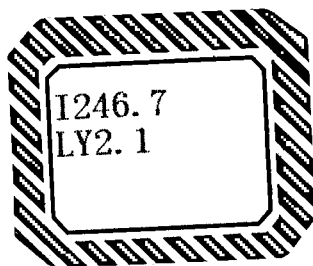
现 代 作 家

吴福辉 陈子善 主编

庐 隐 著

【曼丽·象牙戒指】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曼丽·象牙戒指/庐隐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
2006.8

(现代作家精选本. 第2辑/吴福辉, 陈子善主编).

ISBN 7-309-05062-2

I. 曼... II. 庐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2702 号

曼丽·象牙戒指

著 者 庐 隐

主 编 吴福辉 陈子善

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86-21-65642857(门市零售)
86-21-65118853(团体订购) 86-21-65109143(外埠邮购)
fupnet@fudanpress.com 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

责任编辑 杜荣根
特约编辑 吴文娟
装帧设计 陈楠
总编辑 高若海
出品人 贺圣遂

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1/32
印 张 8.5 插页 3
字 数 183 千
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-12 000

书 号 ISBN 7-309-05062-2/I·355
定 价 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导 言

大约十几年前，我因编书的缘故，曾经“接近”过庐隐。就是说，差不多翻阅了她的全部作品，包括小说、散文、书信（主要是情书）等；读了关于她的两种传记；写过两篇序言。当年会如此关注庐隐，还有一个直接原因是石评梅。现在的读者对庐隐已经生疏，不要说石评梅了。但庐隐是入文学史的，讲“五四小说”无论如何也会带上她一段，而石评梅只是生前逝后的名声大，渐渐就淡出了。到上个世纪80年代，石评梅遇上一次被“重提”的机会，她与早期社会主义者高君宇的恋爱悲剧感动了许多人，作品再版，传记也流传起来。而庐隐与石评梅，有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同学、北师大附中同事的双重关系。石评梅1928年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故，伴其走完人生最后路程的便是庐隐。庐隐的代表作《象牙戒指》以小说为石评梅立传，引得当年许多男少女跑到陶然亭去寻墓凭吊落泪。于是由石评梅而庐隐，而《象牙戒指》，而五四女性作家，一时间沸沸扬扬，热了几年。

这次又因了编书重读庐隐。一读之下，真是感慨良多。同样是“五四女性作家”，冰心和庐隐一度齐名，但两人的差异是这样大。她们都从写“问题小说”起步，都是早期文学研究会的



成员。庐隐 1921 年 1 月 4 日甚至参加了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文学研究会成立会。所以保存下来的成立会当天的全体摄影,其中唯一的女性便是黄英,即庐隐。不过很快庐隐和冰心就显出了区别。冰心的蓝天大海是如此澄澈清明,礼赞母爱、亲近儿童是多么纯净;庐隐专写青年女性的婚恋经历,却一字一句饱含了忧伤之泪。重读庐隐,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两点:一是女性在社会上寻求个性独立、事业独立的艰难坎坷,其进取、执着的韧的精神令人神往;一是由此引出的女性命运的多舛及性格上的惨痛、孤傲、多虑。人生为伤感之旅,几乎贯穿了庐隐的所有创作,成为她的主音调。

要理解庐隐的伤感,理解这种伤感的历史意义,不因后人的渐渐隔膜而无视它曾经有过的积极内涵和必然的局限,就必须要了解庐隐的生平。这一方面决定了她为何与冰心不同,一方面是打开她抒情自传体写作全部奥秘的锁钥。庐隐这么一个刚刚从旧家庭走上社会的女子,为什么会对爱极的人说出“我爱你太深,便疑你也深,有时在你觉得不经意的一件事,而放在我的身上便成了绝对紧张和压迫了”(《赠李唯建》)这样古怪的话?庐隐小说中的人物更是常说:“我一年三百六十日中,没有一天过的是我真愿过的日子”。(《丽石的日记》里的丽石语)“人间譬如一个荷花缸,人类譬如缸里的小虫,无论怎样聪明,也逃不出人间的束缚”,“履世未久,而怀惧已深!觉人心险恶,甚于毒蝎!地球虽大,竟无我辈容身之地”。(《海滨故人》里的露沙语)这多半与庐隐的“身世”拆解不开。我们不妨列出庐隐一生的主要大事来看:1899 年生于福州一个没落官宦之家。1905 年 6 岁丧父,备尝世间冷漠。1919 年靠中等师范毕业教书自力积攒学费,插入北京女子高师国文部第一届。1921

年解除家中旧婚约。1923年不顾反对,与有旧式婚姻的北京大学学生郭梦良结婚。1925年在生女儿的同一年,郭梦良逝世。1928年好友石评梅早夭。1930年不顾社会舆论,与小自己8岁的清华大学学生李唯建结婚。1931年发表《象牙戒指》。1934年因难产于上海逝世。——除了最后一个没顶之灾无法写进自己的小说,在《象牙戒指》之前,庐隐已经历了她所能经受的一切灾难。因此,“身世之感”渗透到她全部创作的骨髓之中,是毫不足怪的。

庐隐把自己深深地写进小说,开始发生大的影响的是《海滨故人》。当年在海滨度过浪漫暑假的五位妙龄女生,云青最后是退回了家庭,宗莹、莲裳、玲玉走上社会后的婚姻大部不如意,最主要的人物露沙还在感情的纠葛中挣扎。露沙即是以庐隐为原型的人物。石评梅有《露沙》、《给庐隐》、《寄海滨故人》各文,简直就称庐隐为露沙。到六年后庐隐写《象牙戒指》,本来有素文这个叙述者来讲故事就可以了,还要特意安排露沙既当听者又当讲者(充叙述人时索性称呼为“隐”),使露沙成亲历者。庐隐的小说就在自己的亲历下,表达对“五四”这一时代最强烈的感受。这是个青春的时代,单看这些原本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女性如何勇敢地走上社会,便能嗅闻到高飞的气味。庐隐把女校“富有生机”的早晨盥洗场面,就写成“女儿的黄金世界”:“在那么一间非常长,甬道形的房屋里,充满着一层似雾似烟的水蒸气,把玻璃窗都蒙得模模糊糊看不清楚。走进去只闻到一股喷人鼻子的香粉花露的气息。一个个的女孩,对着一面菱花镜装扮着。那一种少女的娇艳,和温柔的姿态,真是别有风味。”(《象牙戒指》)“五四”还是个探索的时代。讨论人生,是这些女生日日在做的功课。《或人的悲哀》里亚侠说朋友提出



“名利的代价是什么”来讨论，“不过这个问题，又是和‘人生究竟的问题’差不多”。《海滨故人》记述教师讲课，“中间有一句说：‘人生到底作什么？’”；露沙“听了这话，忽然思潮激涌”。“五四”当然是一个政治的时代，许多女性一腔热血投入了后来的革命（首先是被称为“大革命”的北伐），但最后收获了失望。比较特殊的《曼丽》写的正是此点。这都是“五四”女性经历的真实记录，其结果是陷入时代的“苦闷”。因时代并不能包办答案，而随着“五四”的迅速退潮，旧的黑暗笼罩上来，走出家庭的“娜拉”进退失据，她们处在了鲁迅所说的从铁屋子醒来却要闷死的境地。而表现“五四”又是苦闷的时代这一点，正是庐隐胜于其他第一代女性作家的地方。

我们注意到，庐隐表达的“五四”女性的命运主要是在婚姻方面。而这些女性的婚恋对象，往往是已婚的男子。《象牙戒指》的故事基本上与石评梅的经历一致。张沁珠（原型即石评梅）爱上陪她由山西到北京上学的伍念秋，而伍很长时间隐瞒了他有一妻二子的事实。后曹子卿（原型即高君宇）苦苦爱上沁珠，曹也是已婚者。如果再对照庐隐自己的婚姻状况，可以说那是“娜拉”们面对的真实情景。这不仅增加了旧式社会对五四自由婚恋不认可的难度，增加无经验的女性与有经验的男性交往时受骗的可能度，本身给女性带来的精神压力便是巨大的。沁珠知道情感被骗后，仅仅收到伍念秋妻子的一封求哀信，便主动撤离了。曹子卿回故乡“把神龛打扫干净”（指与七八年前包办结婚的妻子离婚），其过程虽经曹信述出，似浸透女性视角，充满了对那个弱女子的同情。沁珠的反应更是“觉得为了我而破坏人家的姻缘，我太是罪人了”，反增添心理负担，无从打发对社会和男子的疑惧。在沁珠反反复复推拒曹，用狂

放、自我作践来表明心曲，以至造成两人双亡后，悲剧终于酿成。

现在的青年读者一定会问：明明这些“五四”女性已经义无反顾地走出牢笼，她们为什么不能争得自己的幸福，却要这样悲悲戚戚以身殉情呢？尤其是《象牙戒指》的沁珠，本来曹已取得两人合法结合的地位，却要一再推拒，却要在最爱自己的人死后才猛然觉醒，不断地到陶然亭荒丘孤坟前去泣血？实际上，这正是庐隐的全部作品尤其是《象牙戒指》的价值所在。它们从婚恋的角度，特别细腻地向我们展示了“五四”女性的性格、行为、理想、心态各个方面。以沁珠为例，她最后日记的第一页，给自己写明“矛盾而生，矛盾而死”八个字。她朋友总结她说：“你为了一个幻梦的追逐而损伤一颗诚挚的心，最后你又因忏悔和矛盾的困搅，而摈弃了那另一世界的事业，将生命迅速地结束了”，都是准确的写照。沁珠的复杂性在于她出身于旧营垒，要打破囚牢，又不自主地造就心的囚牢，把自己禁闭其中。她的思想拖累，计有：第一，摆脱不掉伍念秋的影子。她解剖自己，我“已印上了一层浓厚的色彩，这种色彩不是时间所能使它淡退或消灭的；因此无论以后再加上何种的色彩，都遮不住第一次的痕迹”。“我只爱过一个人，我所有纯洁的少女的真情都已经交付给那个人了”。几乎接近于“从一而终”的观念。第二，遗留下旧的贞操洁癖，说“我不愿和一个已经同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的人结合”。反复强调“我处女洁白的心”，“清白女儿身”等等。于是第三，对社会、对男性的自负感与负罪感并存。既说“我的个性太顽固了”，“哪一天要是失掉‘自我’，便无异失掉我的生命”。又称“我本身就是个不幸的生物，不幸的人所能影响于别人的，恐怕也只有不幸罢了”！所以，张沁珠们是



中国现代女性的祖母辈，她们有极深的新旧过渡的性质，“我是时时回顾着以往，又怎能对眼前深入呢？”我们要了解那个时代人们似新仍旧的思想感情，庐隐小说具有历史参照的功能。

当然，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庐隐时，还会觉得她激切、纯真的情绪不免直露；小说的抒情性强，《茵梦湖》的名句和《茶花女》人物的引用显示了开放的风气，但浪漫未免过分；日记、书信的穿插当时会觉得新鲜，今人读多了会感单调等等。但这也是庐隐“五四性”的组成部分，不可分割的。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时代已经逝去，就以为它与现在无关。前面说过“五四”时代有讨论“人生观”的风气，证明这是一个理直气壮建立新信仰的时代。我们现在讨论的兴趣点是车子、房子、票子，可能已经要以谈“人活着作什么”为羞，为幼稚了。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信仰垮掉的时代，需要的是重建，难道不能从庐隐那里得到一丁点的感悟、启示吗？

吴福辉

2006年5月3日“五一”长假闭关于小石居

目 录

1	导言/吴福辉
1	《或人的悲哀》
17	《丽石的日记》
30	《曼丽》
41	《海滨故人》
96	《象牙戒指》

或人的悲哀

亲爱的朋友 KY：

我的病大约是没有希望治好了！前天你走后，我独自坐在窗前玫瑰花丛前面，那时太阳才下山，余辉还灿烂地射着我的眼睛，我心脏的跳跃很利害，我不敢多想甚么，只是注意那玫瑰花，娇艳的色彩，和清润的香气，这时风渐渐大了，于我的病体不能适宜，媛姊在门口招呼我进去呢。

我到了屋里，仍旧坐在我天天坐着的那张软布椅上，壁上的相片，一张张在我心幕上跳跃着，过去的一件一事情，也涌到我洁白的心幕上来，唉！KY，已经过去的，是事情的形式，那深刻的，使人酸楚的味道，仍旧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，渗在我的血液里，回忆着便不免要饮泣！

第一次，使我忏悔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在紫藤花架下，那几张石头椅子上坐着，你和心印谈人生究竟的问题，你那时很郑重的说：“人生那里有究竟！一切的事情，都不过象演戏一般，谁不是涂着粉墨，戴着假面具上场呢？……”后来你又说：“梅生和昭仁他们一场定婚；又一场离婚的事情，简直更是告诉我们的说：人事是作戏，就是神圣的爱情，也是靠不住的，起初大家十分爱恋的定婚，后来大家又十分憎恶的离起婚来。一切的事情，都是靠不住的，”心印听了你的话，她便决绝的说：“我们游



戏人间吧！”我当时虽然没有开口，给你们一种明白的表示，但是我心里更决绝的，和心印一样，要从此游戏人间了！

从那天以后，我便完全改了我的态度；把从前冷静考虑的心思，都收起来，只一味的放荡着，——好象没有目的地的船，在海洋中飘泊，无论遇到怎么大的难事；我总是任我那时情感的自然，喜怒笑骂都无忌惮了！

有一天晚上，我独自坐在冷清清的书房里，忽然张升送进一封信来，是叔和来的。他说：他现在很闷，要到我这里谈谈，问我有工夫没有？我那时毫不用考虑，就回了他一封说：“我正冷清得苦；你来很好！”不久叔和真来了，我们随意的谈话，竟消磨了四点多钟的光阴；后来他走了，我心里忽然一动，我想今天晚上的事情，恐怕有些太欠考虑吧？……但是已经过去了！况且我是游戏人间呢！我转念到这里，也就安贴了。

谁知自从这一天以后，叔和便天天写信给我，起初不过谈些学术上的问题，我也不以为奇，有来必回，最后他忽然来了一封信说：“我对于你实在是十三分的爱慕；现在我和吟雪的婚事，已经取消了，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！”

KY！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，你总该知道呵！我生平最恨见异思迁的人，况且吟雪和我也有一面之缘；总算是朋友，谁能作此种不可思议的事呢？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，痛痛地拒绝他了。但是他仍然纠缠不清，常常以自杀来威胁我，使我脆弱的心灵，受了非常的打激！每天里，寸肠九回，既恨人生多罪恶！又悔自家太孟浪！唉！KY！我失眠的病，就因此而起了！现在更蔓延到心脏了！昨天医生用听筒听了听，他说很要小心，节虑少思，或者可以望好，唉！KY！这种种色色的事情，怎能使我不思呢？

明天我打算搬到妇婴医院去，以后来信，就寄到那边第二层楼十五号房间；写得乏了！再谈吧！

你的朋友亚侠

六月十日

亲爱的 KY：

我报告你一件很好的消息，我的心脏病，已渐渐好了！失眠也比从前减轻，从前每一天夜里，至多只睡到三四个钟头，就不能再睡了。现在居然能睡到六个钟头，我自己真觉得欢喜，想你也一定要为我额手称贺！是不是？

我还告诉你一件事，这医院里，有一个看护妇刘女士，是一个最笃信宗教的人，她每天从下午两点钟以后，便来看护我，她为人十分和蔼，她常常劝我信教；我起初很不以为然，我想宗教的信仰，可以遮蔽真理的发现；不过现在我却有些相信了！因为我似乎知道真理是寻不到，不如暂且将此心寄托于宗教，或者在生的岁月里，不至于过分的苦痛！

昨天夜里，月色十分清明，我把屋里的电灯拧灭了；看那皎洁的月光，慢慢透进我屋里来；刘女士穿了一身白衣服，跪在床前低声的祷告，一种恳切的声音，直透过我的耳膜，深深地侵进我的心田里，我此时忽感一种不可思议的刺激，我觉得月光带进神秘的色彩来，罩住了世界上的一切，我这时虽不敢确定宇宙间有神，然而我却相信，在眼睛能看见的世界以外，一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了。

我这一夜，几乎没闭眼，怔怔想了一夜，第二天我的病症又添了！不过我这时徬徨的心神好象有了归着，下午睡了一觉，现在已经觉得十分痊愈了！马大夫也很奇怪我好得这么快，他说：若以此种比例推下去，——没有变动；再有三四天，便可出



院了。

今天心印来看我一次，她近来颜色很不好！不知道有甚么病，你有工夫可以去看看她，大约她现在徬徨歧路；必定很苦！

你昨天叫人送来的一束兰花；今天还很有生气，这时它正映着含笑的朝阳，更显得精神百倍，我希望你前途的幸福也和这花一样灿烂！再谈，祝你康健！

亚 侠

七月六日

KY 吾友：

我现在真要预备到日本去找我的哥哥，因为我自从病后便不耐幽居，听说蓬莱的风景佳绝，我去散散心，大约病更可以除根了。

我希望你明天能来，因为我打算后天早车到天津乘长沙丸东渡，在这里的朋友，除了你，和心印以外，还有文生，明天我们四个人，在我家里畅叙一下罢！我这一走，大约总要半年才能回来呢！

你明天来的时候，请你把昨天我叫人送给你看的那封心印的信带了来，她那边有一个问题，——“名利的代价是什么？”我当时心里很烦，没有详细的回答她，打算明天见面时，我们四个人讨论一个结果出来，不过这个问题，又是和“人生究竟的问题”差不多，恐怕结果，又是悲的多，乐的少，唉！何苦呵！我们这些人，总是不能安于现在，求究竟，——这于人类的思想，固然有进步，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！……但望明天的讨论可以得到意外的完满就好了！

我现在屋子里乱得不成样子，箱子里的东西乱七八糟堆了一床，我理得实在心烦，所以跑到外书房里来，给你们写信，使

我的眼睛不看见，心就不烦了！说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一件事了。

KY！你记得前些日子；我们看见一个盲诗人的作品，他说：“中午的太阳，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惊异，指示给人们，但是夜，却把宇宙无数的星，无际限的空间，——全生活，广大和惊异指示给人们。白昼指示给人们的，不过是人的世界，黑暗和污秽。夜却能把无限的宇宙指示给人们，那里有美丽的女神，唱着甜美的歌，温美的云，织成洁白的地毯，星儿和月儿，围随着低低地唱，轻轻地舞。”这些美丽的东西，岂是我们眼睛所能领略得到的呢？KY 我宁愿作一个瞎子呢！倘若我真是个瞎子，那些可厌的杂乱的东西，再不会到我心幕上来了。但是不幸！我实在不是个瞎子，我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种种的罪恶的痕迹了！

任笔写来，不知说些什么，好了！别的话留着明天面谈吧！

亚 侠

九月二日

KY 呵！

丝丝的细雨敲着窗子，密密的黑云罩着天空，澎湃的波涛震动着船身；海天辽阔，四顾苍茫，我已经在海里过了一夜，这时正是开船的第二天早晨。

前夜，那所灰色墙的精致小房子里的四个人，握着手谈着天何等的快乐？现在我是离你们，一秒比一秒远了！唉！为什么别离竟这样苦呵！

我记得：分别的那一天晚上，心印指着那迢迢的碧水说：“人生和水一样的流动，岁月和水一样的飞逝；水流过去了，不能再回来！岁月跑过去了，也不能再回来！希望亚侠不要和碧水时光一样。早去早回呵。”KY 这话真使我感动，我禁不住



哭了！

你们送我上船，听见汽笛呜咽悲鸣着，你们便不忍再看我，忍着泪，急急转过头走去了，我呢？怔立在甲板上；不住的对你们望，你们以为我看不见你们了，用手帕拭泪；偷眼往我这边看，咳！KY 这不过是小别，便这样难堪！以后的事情，可以设想吗？

“名利的代价是什么？”心印的答案：是“愁苦劳碌。”你却说：“是人生生命的波动；若果没有这个波动，世界将呈一种不可思议的枯寂！”你们的话在我心里；起伏不定的浪头，在我眼底；我是浮沉在这波动之上，我一生所得的代价，只是愁苦劳碌。唉！KY！我心徬徨得很呵！往那条路上去呢？……我还是游戏人间吧！

今天没有什么风浪，船很平稳，下午雨渐渐住了，露出流丹般的彩霞，罩着炊烟般的软雾；前面孤岛隐约，仿佛一只水鸭伏在那里。海水是深碧的；浪花涌起，好象田田荷丛中窥人的睡莲。我坐在甲板上一张旧了的藤椅里，看海潮浩浩荡荡，翻腾奔掀，心里充满了惊惧的茫然无主的情绪，人生的真相，大约就是如此了。

再有三天，就可到神户；一星期后可到东京，到东京住什么地方，现在还没有定，不过你们的信，可寄到早稻田大学我哥哥那里好了。

我的失眠症，和心脏病，昨日夜里又有些发作，大约是因为劳碌太过的缘故，今夜风平浪静，当得一好睡！

现在已经黄昏了。海上的黄昏又是一番景象，海水被红日映成紫色，波浪被余辉射成银花，光华灿烂，你若是到了这里，大约又要喜欢得手舞足蹈了！晚饭的铃响了，我吃饭去。